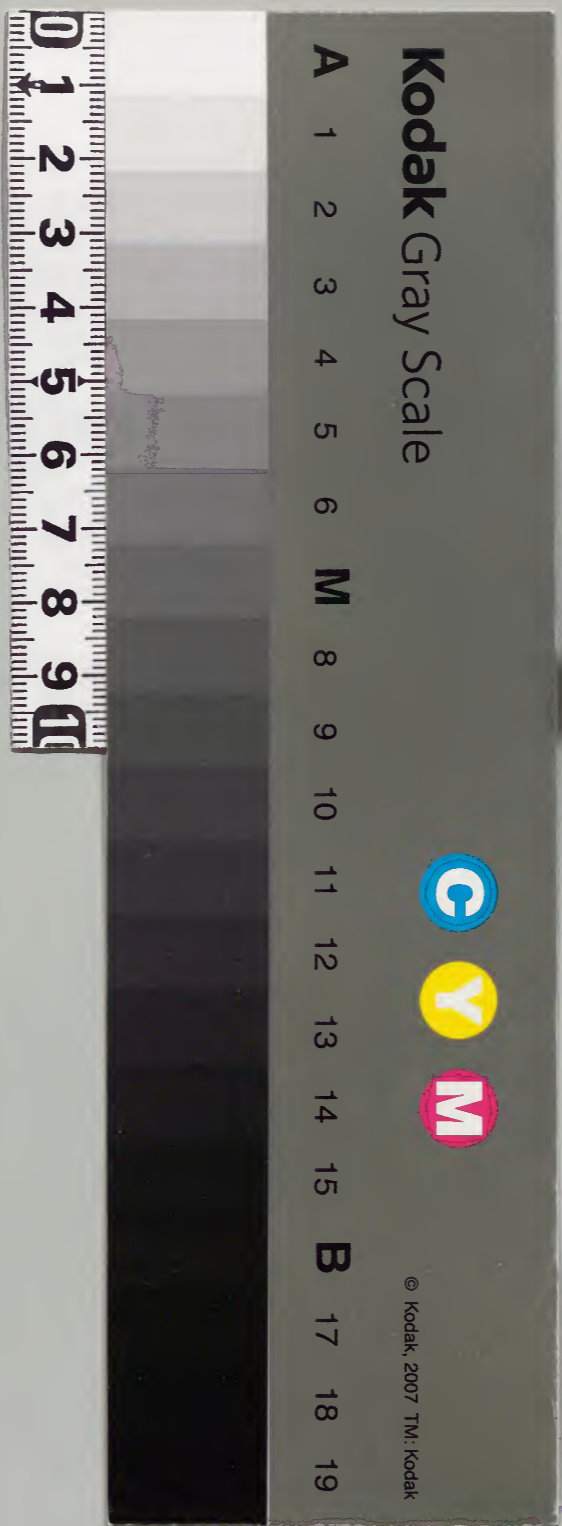


一里羣書補注 六之八

漢書門			
九	四	三	二
七	一	函	號
十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二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2	
冊數	6 (3)		
函號	299	21	





性理
卷之六

淺草文庫

建安熊

剛大

集解

海虞吳

訥

補註

箴



伊川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

聖人宜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補註子白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及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為主而勝私欲禮之機也。由中應外是根本。四者皆由中而出也。制外養中謂當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進於聖人進步幾及之意。服膺者奉持而著於心胸之間也。蔡氏曰。四者身之用心則其體也。

視箴

心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熊氏曰。人心虛靈出入無迹。操注有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

補註則準則也。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操之之要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總起一念。要視便是非。禮故以是為操心之則也。敬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後禮久而誠矣。

熊氏曰。物欲之敬。交接於前。中必移矣。禁制於外。目不妄視。則內斯以安。克去己私。後還天理。則

實理流行周旋中禮矣

補註陳氏曰敬指物欲之私中指心之本體即天
理之謂也物欲之敬接於前則心体逐之而遷矣
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理寧矣蔡氏
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之而誠則私欲淨盡
而無所用其力矣

聽箴

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礼勿聽

熊氏曰人秉彛常之性於天無不善也知誘於外

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所稟之正日以喪亡

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
邪妄於外存實理於中非礼不聽矣

補註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
萌遂為之引去化則與之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朱子曰
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礼勿
聽也

言箴

人心之勤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熊氏曰心治物也故動因言語而宣達禁其雜肆
則內斯靜定禁其虛謬則內斯專一
補註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此皆人欲
之所為也靜者安也專者一也此皆天理之所存
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一篇之
關要

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熊氏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
皆內之言乃吾身樞機一言之惡或至於與師一
言之善或至於合好

補註矧况也書曰惟口出好惡訖蔡氏曰好善也
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出好則吉則榮
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
可不畏哉

傷易則誕僞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

熊氏曰躁而僞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
則支離而遠實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而出
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補註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操故必至於妄誕煩則

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陳氏曰法謂先聖之格
言欽敬謹也訓辭者先聖垂訓之辭也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

熊氏曰哲人知其幾微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
不敢妄也志士勉勵其行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
動不敢忽也思是動之微為是微之著思是動於
內為是動於外

補註陳氏曰哲人於一念微動但已知覺而實之

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滯矣志士於事為
已着方知覺而守之不失則事亦合理而無過舉
矣二者雖有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餘
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下故危也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熊氏曰頃刻之間常思順理惟恐陷於欲習謂備
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
補註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戰兢恐懼貌蔡氏曰造
次克念以誠於思而言凡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
之誠也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而言凡動於身不可

不加自持之念也聖謂哲人賢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故曰同歸也

心箴

范茂明

范々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熊氏曰堪天道輿地道范々廣大負仰觀俯察無窮盡人處天地間眇然而微

補註垠界限也

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

熊氏曰此身細微如大倉中之稊得與天地參惟此心耳

補註莊子云稊米之在太倉註云稊有米而細蓋人身雖微而心之體甚大故能參天地而為三才也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々為形役乃獸乃禽

熊氏曰已往方來誰無此心苟從耳目之欲則悖理傷道與禽獸無異

補註胡氏曰此言人心之大若純乎義理則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々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心之大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

補註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閒隙彼則乘之而入矣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熊氏曰一心之小聲色臭味之欲群而攻之其能操存者少矣

補註胡氏曰此言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後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其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熊氏曰君子存此誠意能念能敬心主泰然四肢

百骸無不聽命

補註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

敬齋箴

晦翁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熊氏曰衣冠整目容端潛心以處可對於上天此四句主靜而敬言

補註書惟皇上帝蓋以主宰而言此言正衣冠尊
瞻視潛心以處常若對於上帝也草廬吳氏曰此
四句言靜無違越於也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踐封

熊氏曰規行矩步無躡遽之態束臂拱手無弛下
之狀擇地而行猶回旋於蟻垤中所謂踏々如有
循也此四句主動而敬言已上兩條皆言處己之
敬

補註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動無違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々兢々罔敢或易

熊氏曰行出門如見賓而不敢易承一事如主祭
而不敢忽此四句亦動而敬言

補註論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戰々恐

懼與兢々戒謹與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表之正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涸々屬々毋敢或輕

熊氏曰謹言語如瓶貯水而不泄杜私意如城防
寇而甚周質慤專一毋敢輕忽此四句亦靜而敬
也已上兩條皆言接物之敬

補註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裡之正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熊氏曰不於東而轉西不於南而轉北當此一事則心存於此更不走作主一無適之謂敬主一是主此一件無適是無所往而非敬此釋無適也主勤而言

補註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勿貳以貳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熊氏曰此心主此一事更不參擬第一事亦不參插第二事有萬變此以監之釋主一也主靜而言

補註心謂本心一謂不二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

事之主一而本於心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

熊氏曰從事乎此是謂持敬一動一靜皆不違此外貌內心俱得其正

補註草廬吳氏曰此四句總結前六章之義

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熊氏曰頃刻間斷物欲之私千條萬緒如無火而自熱無冰而自寒

補註不火而熱者為忿怒所乘不冰而寒者為憂懼所動草廬吳氏曰此四句言心不能無適之病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熊氏曰敬忽之差毫釐耳天地為之易位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既喪共範九疇之法亦斁壞

補註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九疇謂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草序吳氏曰此四句言事不能主一之病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吳臺

熊氏曰嗟尔後生當持此敬墨卿墨之號也敢告吳臺敬忽在心也

補註墨卿者相如賦欲墨為子墨客卿吳臺謂心

莊子云吳臺者有持

勿齋箴

真西山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々之有心其孰不仁

熊氏曰天所賦為性稟得者人耳人有此心誰不有仁

補註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心者性之邪郭仁者本心之全德也

人而不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

熊氏曰人而不仁遂為外物所役耳為聲淫蕩目

為色眩惑

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

熊氏曰言則放肆動則輕易欲心放恣紛擾天理於是乎不明

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

熊氏曰於此有道禮為準則惟禮而行非禮勿從補註準儀則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徇以身從物之謂

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熊氏曰禮者理當如此不問人欲率由天理

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

熊氏曰勿之一語猶防止水誰其主此曰心而已

補註防隄防也此以隄防止水為喻

聖言十六一字其機之牙既斡鈞石必隨

熊氏曰夫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十六字勿之一字是其機括機括既動弩雖鈞石之重必隨而發鈞三十斤石百二十斤

補註此以弩之機括為喻斡轉也

我乘我車駟馬交駮孰範其驅維轡在手

熊氏曰車馬交駮範其馳驅惟韁轡在手耳

補註此以乘車執轡為喻

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之兢之不顯亦臨

熊氏曰所以君子必先正心敬謹雖處不顯中亦如上帝監臨

補註翼之恭敬貞兢之戒謹貞不顯亦臨見詩大

雅思齊篇朱子曰雖居幽隱亦若有臨之者也

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馳孰敢于命

熊氏曰萬人屯聚皆聽一將之命猶雷之震猶風

之馳誰敢犯其威命

補註此以將帥治軍為喻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

熊氏曰耳目口鼻衆形之役心官統治外能禁止

使不流蕩內之所守愈得其安

其道伊何所生者敬表裡相維動靜俱正

補註表裡相維動靜交正即敬齋箴所謂動靜弗

違表裡交正之意維者有所維繫而弗失也

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

熊氏曰欲去如莠之盡理明如苗之長如糟醪渾

化酒醴醇醱此心冲融物之生意

補註此言私欲既克本心之德被全於我天下之

人皆與其仁是以方寸盎然萬物皆春也盎者豐
厚盈溢之意

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末無斁

熊氏曰勿之一言萬善皆從此出念此常存雖久
不厭

補註此言視聽言動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
者皆非禮也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故朱
子有曰勿者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僕理之機也
西山述為是箴其示學者深矣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

熊氏曰真實無妄之謂誠乃天道也自然而然而無
事作為求盡此誠者由誠之以至乎誠由人之道
以合乎天道

補註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
恐人難曉故易之曰思誠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
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
熊氏曰凡天與人其初則一何有差異蓋為物欲

所累耳

補註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同是實理惟其累於物欲是以有異耳

心為物誘性逐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

熊氏曰此心為外物誘去此性為私情所移天理之真實無妄所存甚少

補註此即程子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者也

豈惟與天邈不相似歟雖人斯實則物只皇之上帝顧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熊氏曰豈止與天遠不相似雖具人形實則何異於物斯只皆助語辭夫與我以人乃自儕於物天何其不仁之甚哉

補註皇大也上帝即天也以主宰而言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

熊氏曰子思重閔一世指出實理之本源以開世俗之惑

補註子思作中庸指誠之一字以為天道人道之根本蓋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朱子所謂一篇之樞紐也祛却也逐也

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

熊氏曰即博學審問明辨篤行以上四者總而歸之謹思

補註愚案中庸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之道即繼以學問思辨篤行朱子以為此誠之之目也真氏以思為主蓋本孟子思誠而言

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弗已

熊氏曰狂者聖者其初一同何忍自棄人十能之已千能之不至此不止

補註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所謂狂聖本同也中庸人十能之已千之所謂弗至弗已

也此誠之之事朱子曰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

熊氏曰一旦思之而通猶雲開霧收蒼天之天湛然在上垢去鏡空清光無蔽

補註此形容人欲淨盡天理復全之氣象

曰人占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熊氏曰人之占天其始既判今復合矣渾全一理諸妄不作

補註人之有生其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惟其蔽於私欲而天理判然相離今既加夫學問
之功則凡日用之間皆有以踐其實於是天理渾
全而諸妄不作矣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迩非遠
熊氏曰孟子純子思名曰思誠思之一字乃為聖
之本苟能反而求之於心至近而未嘗遠也
補註朱子曰中庸述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
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亦

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銘

東銘

橫渠

補註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從愚
右書訂頑伊川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
雖皆同出一時然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東銘則雖分別長傲
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
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
未盡者焉按西銘朱子有註已見成書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熊氏曰：戲謹之言由思而出，戲謹之動自謀而作。發於聲音見乎支，体却去不是本於吾心是惑也。欲人不疑弗能得也。

補註朱子曰：此即如今法書所謂故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体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熊氏曰：誤於言非其心之本然也。誤於動非其心之實然也。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体而

為動之過，吝於改遂以為已之當然。自誣固其心也。欲他人之順從乎已，是誣固他人也。

補註朱子曰：此昂如今法書所謂失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熊氏曰：或說出於心思而戲謹者，可歸咎以為己之戲失於心思而過誤者，可自誣固以為己之實然。不知警戒其出汝心而故為者，乃歸咎責其不出汝心而偶失者，咎己戲則增長傲誕而惡愈滋。

矣誣已誠則遂從非失而過不改矣不知而愚莫此為甚

補註張子北銘蓋言戲言戲動皆本於心所謂有心為惡者也過言過動非出於心所謂無心失理者也戲言戲動固當速改過言過動亦不可貳今既不能速改而又不明自誣長傲遂非愚莫甚矣朱子云橫渠北銘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讀者宜致思焉

顏樂亭銘為孔周翰作

明道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

熊氏曰天生斯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非篤於學非親於師誰識其理

補註物則解見字訓

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

熊氏曰生知為聖學知為賢分量之分自古難曉聖遇孔子而顏子生於此時

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

熊氏曰聖則覺之以道而使化賢則勉於為學而篤於行使萬世之人心開自明破其昏蒙

補註此言聖人以道教化學者賢人循教以力於

學之成即以其學行之也

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地

熊氏曰夫子所居之地為闕里周爰即周迴也顏

子舊巷既汙穢而荆棘其井復湮沒而地壞

補註爰行也

鄉閭蚩々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熊氏曰鄉閭愚暗之民廢其地而不視履今卓然

任其責者夫子後嗣孔周翰也

補註蚩々無知也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

熊氏曰追古人之遺迹念今日之荒蕪惻然於心

以良價而得獲善閭諭發帑出金

補註良價未詳恐有差字

巷治以闕井濞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

熊氏曰巷廢治而闕之井地疏而深之於是泉之

清可以潤物木之佳自然成陰

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村予度

熊氏曰載治其基載成其宇扁曰顏樂思昔顏子

融此樂心維今之人以此求度

補註顏樂謂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

樂也予者程子自称落者宮室始成之謂
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熊氏曰千載而上顏子惟孔是學百世而下顏樂
有亭孔氏所建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熊氏曰顏子盛德後世愈光遺風流傳斯道常行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熊氏曰此井不廢水不忍也此地不廢地不忍也
嗟彼顏氏之正學何時可忘哉

補註此言彥井之水不忍使廢顏巷之地不忍使

荒嗟彼顏氏之正學其何可忘乎

書字銘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々畫々

熊氏曰把筆漬毫伸開其紙干以行墨一者敬也

敬存於心一點一畫各得其正

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熊氏曰縱意則荒疏求妍麗則迷惑必有所事惟

神明其德而已蓋指敬也

補註明道先生嘗以書札為能喪志然其作字時

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朱子曰這亦可以叔

放心按必有事焉出孟子謂有所事也神明厥德
出大易謂存此心之德也

藏書閣書厨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灵出此謨訓惠我光明

熊氏曰夫子之道深遠上繼天道窺測其妙示此

典籍惠我光明覺悟

補註元聖孔子言六經謨訓皆聖人刪述以垂訓

惠萬世使得觀聖道之光明也

永言寶之非金厥籙含英咀華百世其承

熊氏曰願言冬長珍藏非比黃金滿籙摘採書中

之英咀嚼書中之華相傳百代

補註漢孝賢曰遺子黃金滿籙不如教子一經蓋

言明經以取青紫尔文公言此非其比惟欲含英

咀華以味道腴使百世相承耳籙箱屬含口銜也

至樂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葉学古作

呻吟北窓氣骨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醒

熊氏曰疾中呻吟窓下鬱抑不伸吾誦吾書猶病

得醒

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

熊氏曰客問所讀之書其中滋味若何汝乃嗜之如是極至

趣為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瘡乃羶

熊氏曰促為子言書中有無味之味所以可樂凡世滋味乃瘡羶而已

補註札記內則牛夜鳴則瘡羊冷毛而羶則羶瘡羶牛羊肉之臭氣也

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陳斯詩

熊氏曰天下至樂之事非我敢知歐陽脩詩中有至樂字

補註按歐陽永叔讀書五言詩有曰至哉天下樂

終日在几案蓋言天下之樂無過讀書

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公式鈞且深

熊氏曰古人歐陽脩也能使我心懷感安和以鈞

取書中之義

補註惜公深靜貞鈞深見易言當深靜以鈞致書

中深遠之義也

敬恕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莆陽陳師中作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

熊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奉事如臨大祭存之於心無敢墮失此四句言至敬吾身所以不欲者亦不以施之於人即此行之萬物同一春意此四句言行恕

補註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愚按與物皆春謂推己以及人也

胡世之人恣已窮惟我所便謂彼矣邇熊氏曰如何世人恣已窮物惟求己便於人每邇

孰能及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

熊氏曰誰能及此扱歛其身坐則見之于墻食則

見之于羹惟仲尼子弓尔子弓仲弓字

補註愚按朱朱有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

坤道也顏冉之學高下淺深於此可見此云仲尼

子弓者言學者從事敬恕常持此心于羹于墻常

如見仲尼子弓也非謂夫子與仲弓同事此敬恕

也

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悃

熊氏曰在內以此道順其象在外推此道同於人

無小每大每是怨痛

補註此即在邦每怨在家每怨之驗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求之每數

熊氏曰敬恕兩盡為仁之功至矣

學古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浦城周嗣恭作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

熊氏曰觀古聖人所學求盡其己今人所學但求

知於人

補註論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

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

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熊氏曰為己者於踐履之間務其誠實處君臣則

盡君臣之義處父子則盡父子之仁

聚辨居行每怠每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

熊氏曰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每惰每慢理充於身推其餘澤以及萬物

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

熊氏曰為人者燁然如陽春百物華麗於書逐句

而數以求其義文章猶織社鮮養誇耀於人

補註春華謂春月百花也誦教謂記誦之遍教也
荀子曰誦教以貫之朱子曰誦教者蓋古人亦記
遍教也

結駟懷金煌々煒々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熊氏曰子貢結駟過原憲之家顏子不以紆朱懷
金為樂俗人為榮君子則鄙薄之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

熊氏曰為已為人肇端甚微幾微不察未流如北

胡而越相遠

補註眇綿出楊子先知篇註眇微細也綿遠也

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

熊氏曰周侯繼承先人之志重新是齋以啓迪其

子孫

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

熊氏曰此齋有圖有書子孫衣冠儼然進趨

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

熊氏曰夜以思之日以行之咨問揆度惟以古人

為已之學

先難後獲非亟非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熊氏曰先用功於難以有得於後不敢欲速亦不

敢緩銘以戒其為學之初

補註先難後獲見論語

未放心齋銘

補註按大全集為番陽程正思作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

熊氏曰天地變化以生物為心故天地之心甚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以為一身主宰

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矣揮萬變立此人極

熊氏曰其神妙明通不可測度矣施萬事以立人

道

補註神明不測謂虛矣不昧不可得而窺測量度

矣揮萬變謂應萬事人極見太極圖謂人之太極

也

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

熊氏曰頃刻放蕩則奔逸千里之外不有實理以

總攝之何以有此心不有此敬以檢束之何以存

此心

補註畧刻謂日影之刻也誠者真實每妄此心所

以不亡敬者主一無適此心所以不放

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履惟手

熊氏曰或放或求或亡或有在我而已更由誰哉
曆之屈伸惟臂之為手之反覆惟手之使

補註放謂心放於外求謂求已放之心亡謂失其
本心有謂心存而有諸已

防微謹獨以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有大全集
之字

熊氏曰敬以防其微誠以謹其獨切問近思交相
用工

補註防微謂防微細之事謹獨謂謹所獨知之地
切問謂問其切己者近思謂思其在己者蘊氏曰
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相助也叶平聲

尊德性齋銘

補註案大全集為內弟程允夫作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

熊氏曰於皇上天降此生於下民何物予之仁與
義而已

補註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者大也上帝
以主宰言仁義即所降之衷也

雖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

熊氏曰雖是仁義二者皆天與我之理敬此順此
尚恐不能

補註則法也。即有物有則之則。

孰昏且狂。苟賤汚。早濫視傾聽情其四肢。

熊氏曰：誰人昏塞狂妄苟賤而不貴重汚早而不
高明濫視傾聽情其四体。

褻天之明慢人之紀。其比下流衆惡之委。

熊氏曰：褻狎上帝之明命慢侮在人之倫。紀其心
居於下流衆惡皆歸於此。

補註：學記或源或委。源者泉所出，委者泉所聚也。
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

熊氏曰：吾當案此祗敬在東，以持此心。雖處幽暗
之室，亦如上帝赫然在前。

執玉奉盈，湏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惑怠。

熊氏曰：譬之執玉，惟恐其墜；奉盈，惟恐其溢。湏臾
不可離顛沛，必於是負重道遠，安敢生怠惰之念。
補註：執玉奉盈，見札記任重道遠，見論語湏臾頃
刻也。顛沛傾覆也。言執玉奉盈頃刻之間，不謹則
有傾覆之患，况任重道遠，其敢怠忽乎。

性理群書卷之七

建安

熊剛大

集解

海虞

吳訥

補註

大贇

啓蒙五贇

補註雙湖胡氏曰五贇大要皆教人以象占

之學首篇原奇偶之象次篇述作者之旨三

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

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臨假

象辭以為儀則而終趨於吉是又會象占而

一之者也。朱子嘗云，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其旨深矣。愚按熊氏於五贊止錄三篇，一警學二原象三稽類，而每述旨明筮二篇，且次序失倫。今依啓蒙正之。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

熊氏曰：太極分判，陰降而下，陽升而上，陽奇而主，陰散，陰偶以順承乎乾。

補註：雲峯胡氏曰：太一即太極，以其未分，則曰太

一，以其極至，則曰太極。陽實則能施，陰虛則能承也。草廬吳氏曰：太一言混元之氣混而為一，未有輕清重濁之分，及其久，則陽之輕清者升而為天，陰之重濁者降而為地。朱子不曰太極而言太一，蓋太極者理也，太一者氣也。

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

熊氏曰：三皇中，太昊氏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奇畫偶畫，燦然昭陳，陰陽兩儀由此而立。補註：皇大也，即商書惟皇上帝之皇，一奇一偶，是謂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周子謂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邵子謂一分為二者是也。

既幹乃枝，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

熊氏曰：既有其幹，復生其枝，一奇之上，又生一奇。

一偶，一偶之上，又生一奇，一偶，陰陽交五錯雜，是

為太少陰陽四象。

補註：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

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用

子謂水火木金，邵子謂二分為四者，是也。

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

熊氏曰：奇而又奇，陽而又陽，奇上加一偶，陽與

陰，燦然而章。

補註：章著也。

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

熊氏曰：偶上加一畫，一奇，陰在下，曰內，陽在上，為外。

偶上加一畫，加以偶，二陰交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

熊氏曰：陽一陰二，既分而為四象，一象之上，又各

生一奇，一偶，合四象而觀之，凡四奇，四偶，天地人

之分，皆在目前，八卦之畫，如指斯掌。

補註：指諸掌，言易見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

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
大傳謂八卦成列，邵子謂四分為八者，是也。
奇々而奇，初一日乾，奇々而偶，兌次二，馬，奇偶而奇，
次三日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
偶奇而偶，坎六，斯觀，偶々而奇，艮居第七，偶々而偶，
八坤以畢。

熊氏曰：三畫皆陽，是為乾卦，位居第一，二陽上畫
一陰，是為兌卦，位居第二，下畫一陽，上畫一陰，一
陽，是為離卦，位居第三，下畫一陽，上畫二陰，是為
震卦，位居第四，下畫一陰，上畫二陽，是為巽卦，位
居第五，下畫一陰，上畫一陽，一陰，是為坎卦，位居
第六，下連畫二陰，上畫一陽，是為艮卦，位居第七，
三畫皆陰，是為坤卦，位居第八。蓋先天之卦，乾一
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位序之布如
此。

補註：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
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也。
初畫為後，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明。

熊氏曰：初畫是兩儀，中畫是四象，上畫則八卦成
矣。奇偶分剛柔位，尊卑序貴賤，別人文著見昭焉。

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熊氏曰因以八卦又演而重之一本卦為貞八變

卦為悔如乾變為八以乾宮內八卦觀之乾卦為

貞其七卦為悔貞是貞固之體悔有變易之義變

為六十四卦貞者正卦為內悔者變卦為外

補註貞悔出洪範蔡氏曰此占法也內卦為貞外

卦為悔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朱子曰貞是

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也

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時熊本作而動

熊氏曰一陰一陽迭相交易而為體陽自此往陰

自彼來一陰一陽迭相交易而為用動極後靜

極後動也此以上言伏羲先天易

補註時動熊本作而今依洛象正之朱子曰先天

圖一逸本都是陽一逸本都是陰陽中有陰之中

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之來交易陽兩逸各之相

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變易是陽

變陰之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

占筮之法

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每文民用弗章

熊氏曰自皇降而帝降而王傳之有筮又歷有龜

商雖有占卜未有文字前民之用不顯
大主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

熊氏曰於是文王繫之以彖辭周公又繫之以爻
辭乾坤二卦純陽純陰它六卦則陰陽相交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

熊氏曰乾純陽為父坤純陰為母震初畫得乾陽
為長男坎中畫得乾陽為中男艮上畫得乾陽為
少男巽初畫得坤陰為長女離中畫得坤陰為中
女兌上畫得坤陰為少女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

熊氏曰此以後天易言離在南方屬火主夏坎居
北方屬水主冬震在東方屬木主春兌在西方屬
金主秋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位於四方
之隅

補註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
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乾生於子
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
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
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又曰易者一
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朝夕之位坎當

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
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
用之位、又曰、離兌巽得陽之多者也、坎艮震得陰
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
不用也

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

熊氏曰、三易、漢曰連山、商曰歸藏、至周乃名之曰
易、此以上皆文王後天易、夫子作傳以發明之、十
翼者、彖、序、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繫辭、上篇、繫
辭、下篇、說卦、序卦、雜卦

補註、翼、輔也、愚按、東萊、呂氏、定古易十二篇、分作

義、卦、畫、文、王、卦、辭、用、公、文、辭、為、上、經、第、一、下、經、第

二、孔子十翼傳、分為十篇、彖、上傳、第一、象、下傳、第

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

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

雜卦傳、第十、各自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從之

今熊氏所載、乃知制誥、胡且所定、熊氏不遵、朱呂

而取胡且、蓋莫可曉

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

言、畫、理、得、彌、億、萬、年、求、著、常、式

熊氏曰：遭秦焚書，獨免灰燼。及宋邵堯夫傳伏羲
先天之畫，程伊川演文王後天之書，卦象昭陳，卦
數並列，洗沃之言之詳盡，道理由此而得，過百萬載，永作
常法。

補註：始皇焚書，易以下筮之書弗焚，義畫謂先天
六十四卦之圖，周經謂文王周公孔子所繫之辭
也。象陳數列，謂邵罔言盡理得，謂程傳也。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
補註：上古謂洪荒之世，質樸也，淳厚也。

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群。

補註：風氣謂風俗氣化也。聖人伏羲也。聰者每所
不聞，明者每所不見，睿者每所不通，智者每所不
知，言伏羲具生知之質，而超出群類也。

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

補註：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始畫陰陽奇偶卦爻之象，教人卜筮，
以決事之可否，而避凶趨吉也。或問朱子曰：文王

周公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曰：此每可考，但
周禮三場，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

矣

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

補註君師、謂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也、詩

曰、天之牖民、謂開明之也、言聖人教民卜筮、如鑿

牆為戶牖、使之開明、於是下民不迷於吉凶悔吝

之塗、而有常守也

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

補註中古、謂三代之時、澆薄也、喪亡也、滋益也、

穆之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

補註穆之、深遠之意、身蒙大難、謂文王拘於羑里

十安土樂天、惟世之憂、乃繫六十四卦彖辭、周公不

六主于名且、又繫爻下之辭也

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

補註文王周公因卜筮之事、施教丁寧懇至、詳審

周密、必居中得正、乃亨又吉也

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

補註語告也、告子以孝、告臣以忠、即所謂因事設

教者也、鈞致也、闡明也、日之中、謂大明也

爻暨末流、流于術數、傳句成欺、黃裳亦誤

補註暨及也。注過也。按左傳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室龜。橫句卜信卓僭。吉。後平子立會。今日僭僭。句不余欺也。又按南蒯將叛得黃裳之占。以為大吉。後蒯大敗。胡氏曰臧會本有僭上之心。曰僭句成欺者。會欲欺人借龜以成其欺也。南蒯奉事正。反乎黃之中裳之下。其欺也固宜。曰黃裳亦誤者。非易之誤。南蒯乃南蒯用易之誤也。僭句龜所出地名。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彙揮經言。

補註按史記世家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皮也絕

斷也。古者竹簡以皮穿之。言孔子玩易之久。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也。又按孔安國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先君子孔生於周末。讀易道以黜八索。足以垂世立教。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非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補註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存亡進退。升降飛潛。見乾坤文言。咎過也。論語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補註漢藝文志云世歷三古人更四聖註謂上古

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也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

補註不本其初謂不本四聖人之心如王輔嗣解

康伯以莊老之言解易此放肆於文辭者也如焦

贛京房以災異分卦直日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

者也

嗟予小子既做且陋鑽仰沒身莫測莫究非警滋荒

非識滋陋維用存疑故曰垂後

補註此皆朱子自謙之辭鑽仰沒身莫測莫究非警滋荒

莫何也存疑待後人也朱子之望後人至矣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行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

補註朱子曰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々各一奇

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圓四々各二偶故兩地

而為二數皆倚北而始又曰撰著之法取五十莖

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

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

揲左之策四之之餘歸之于初初扣左手每五指間
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初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
是謂一變

補註按揲法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以象兩儀
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
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
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
數於左手第_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扣
之數不五而九

置此掛扣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
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

補註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
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扣
者不四則八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
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
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扣者如再變例三變既畢乃
合三變視其掛扣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
是為一爻

其察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
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

少兩多一

補註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扣三奇合十三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扣三偶合二十五策而為老陰其畫為人所謂交也掛扣兩偶一奇合二十五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扣兩奇一偶合十七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一所謂折也

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爻彙揮卦體可見

補註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如是每三變而成一爻凡十有八變而成六爻卦體於是可見

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補註老陽老陰亢極而變陽爻變為陰爻陰爻變為陽爻也少陽少陰則守其常而不變故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為真外卦為

悔

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

補註凡卦一爻變則以本卦爻辭占所謂變視

其爻也。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所謂兩兼首尾也。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所謂占兩卦傳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所謂視彼所有也。四二五一二分一專者。覆解所謂四爻變者。分看二爻。五爻變者。專看一爻也。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後。

補註。凡卦六爻皆變。則占之卦彖辭。謂之新成舊毀。新謂新變之卦。舊謂本卦也。舍此取彼者。此謂本卦。彼謂之卦也。若乾坤二卦皆變。則占用九。用六之辭。而與餘卦不同也。愕。驚。言泰卦乃天地交泰之象。如六爻皆變。則為天地不交之否。為可驚也。若一張始生之姤。而變為陽生剛長之復。則可喜也。聖賢杖陽抑陰之意。於此可見矣。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熊氏曰。八卦之象。夫子說卦已備。究之於經。爻用

不專象即易之情言象即易之像言以此探索得其要

補註大傳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朱子曰象

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

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為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
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熊氏曰乾主乎健故天行不息坤主乎順屬地而
順從乎天震主乎動有雷之象巽主柔入為木為

風坎主險陷為水為泉又為雲雨之象離主著麗
文
明為日為月為電為火之象艮主乎止有

山之象兌主乎說有澤之象即此求之其大要可
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
熊氏曰凡一卦六畫之虛奇耦異處奇為陽耦為

陰各從其類
補註六虛出易大傳有曰周流六虛朱子曰六虛
者即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之位也

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
熊氏曰得其位則正二為下爻三畫之中五為上

爻三畫之中二乃臣位五乃君位初爻為始上爻為終

補註位謂初二三四五上之位三五為陽二四初六為陰以爻言之則九為陽六為陰得位為正主一爻而論必陽居陽位陰居陰位乃位之正也

貞悔体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

集氏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其体既分所占之爻又觀變卦所應之位陰與陽相交斯位之正

補註乃謂其正誤分上下兩爻而論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是謂之正應者如初以四為應二以五為應也

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匿小人是為

熊氏曰陽則皆善君子當此陰則皆惡小人當此補註淑善也匿惡也凶也

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熊氏曰卦之常者可以類求卦之變者非定例可測不有其常何有其變當謹此為法則

補註此因上陽淑陰匿而言夫陽善陰惡此理之常若語其變則有不同朱子嘗曰易大槩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吉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陰

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矣此常
之變也

警學

詁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降

熊氏曰敬爾容正爾席拱手而前有如兩翼即語
所謂趨進翼如

補註席坐席朱子曰翼敬也愚謂此言讀易者當
正心肅容主一無適以臨書冊如親對聖賢而聞
其言論也

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

熊氏曰于一卦于一爻如有所卜必得其應借此
易象之言作我應事之準則

補註卦謂六十四卦爻者每卦皆有六爻也筮揲
著也象謂伏羲卦畫奇偶之象辭謂文王周公孔
子所繫之辭也儀法度也則品式也言讀一卦一
爻便如占筮所得考其象之所以然以求辭義而
為我之法則也

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

熊氏曰一字之間必循易之訓二句之間必探易
之情所占之事必因其當然之理所卜之意當使

其平不可先有所主

補註訓詁音義也逆者迎也情大傳曰爻象以情

言謂卦之辭也事謂占者之事

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

熊氏曰言山言吉猶目親見言止言行猶足親履

補註臧善也否不善也

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熊氏曰毋求之寬毋失之略毋察之密而失之窮

毋堅固以為可毋期必以為通

補註略簡也窮塞也

平易從容自表而裡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熊氏曰平易以求從容不迫由外而內至于融貫

萬事雖多每越一理

補註貫通也

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每

熊氏曰理一定而有實事之未來者尚虛及應諸

用方有其事體之所該本每一事

補註勉齋黃氏曰此指學易者而言理則體也事

則用也理之所該雖甚實而所該者每形事之為

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

稽實待虛存体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

熊氏曰考其理之實以待其事之虛存是理之体以應其事之用執古理御今之事以理靜制事之動

補註朱子曰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古便是易書內文字言語今便是今日之事靜謂理動謂事也

潔靜精微是之謂易体之在我動有常吉

熊氏曰其体潔靜其理精微此之謂易惟法之於己動有常吉

補註易只懸空說一箇道理不比他書各着事上說故謂之潔靜而其理則精微矣体者如体仁体道之体也

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指宏細星陳極拱

熊氏曰往昔伊川繼紹周孔之易奧妙之旨宏大之細猶北極居中而衆星拱

惟斯未塔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熊氏曰惟此未有開發以俟後來君子文公自稱述此而申之

補註斯謂象占也易本卜筮之書伊川作傳以理

為主朱子作啓蒙本義以彖明象占之學故於此
贊述之以示學者也小子往簡朱子自謙之辭

復卦贊

萬物職之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功

熊氏曰職之動只言萬物之衆生之本每窮盡誰
其主此天地爲之主宰也

補註職之見莊子至樂篇註云繁殖只造化蓋指
陰陽氣運成物消物而言

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機每疆全体妙用

熊氏曰陰氣閉陽氣開陰闔則靜陽開則動嘆其

深遠無窮由此全体達於妙用

補註疆界限也

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熊氏曰獨於此時哉此陽氣於老陰之下而謂昭

然是為天地生物之心

補註壯盛也五陰在上故曰盛一陽在下故曰潛

復卦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闔然具此全養

熊氏曰蓋閉翕歛已盡此乃陽氣方動之初焉

之出門曰闔喻生物之意方始萌蘗有此渾全之

養

補註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
生物之心故未嘗息但每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
生意始發露出闔然可見其端緒耳

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每垠

熊氏曰在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為性中
之仁渾涵於心之中包括衆善每盡

補註朱子曰仁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之所
得以為心者也垠界限也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克之四海其準

熊氏曰萌動之初如草木始生惻性隱痛自此克

達散之天下初每二理如準則然

補註茁生長自惻隱之心仁之端緒克者推廣而

克滿也四海其準者彛義云放諸東海西海南海

北海而準儀札經傳通解朱子曰準猶齊也言無

不同也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

熊氏曰謂當此方儀之時一脈之陽至微不絕必
也齋肅戒謹掩身止色閉關息旅此蓋安靜休養
以助方長之陽也

補註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先王順天道當至日
閉關使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月令云齋戒掩
身以待陰陽之定

仰止義圖稽經收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熊氏曰仰彼伏羲先天之圖考易經合易傳敢助
一言以告後之君子無怠於此

補註經謂文王周公之辭傳謂夫子之傳

心經贊

真西山

補註理宗端平初西山再守泉州著心政二
經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

周程朱之言凡論心之說靡不畢備後作此
以贊其義云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

熊氏曰舜授是道於禹禹受此道於舜只有十六
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
之下傳心之學此其源本也

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

熊氏曰人心者生於形體氣質之私好樂喜也心
一於喜而不察忿懣怒也心一於怒而不察
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匪從之

熊氏曰偏於喜怒而不得其正從欲易流是曰人心危殆而難安
補註人欲如口之欲味目之欲色四肢之欲安佚
皆是匿惡也

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

熊氏曰道心本於天命謂性之正宜之理為義愛
之理為仁中之理為礼正之理為智
惟理每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熊氏曰理則無形可指是曰道心微妙難見毫髮
之間或有所失其能存者甚少

三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心精如辨白黑

熊氏曰人心道心幾微之間弗容間隙察之則精
一而不雜使人心道心判然猶白黑之易辨

補註人心道心是指心之已發者紫氏曰指其發
於形氣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而言則
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雖明而易
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
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
明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
差矣中正仁義出周子太極圖說解見字訓

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

熊氏曰以知察之以仁守之察之於始守之於終更相為用惟能精以察於危微而不雜故能一以純於渾融而無間惟能一以純於渾融而無間故能操執此中而不失

補註精謂精察分明言要分別人心道心二者界限分明不相混雜一謂守得不離言要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失如是則動靜云為自每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若以一為渾融每間將見天理之公卒每以勝夫人欲之私矣讀者

詳之

聖賢迭真体排法似提綱挈維昭示來世

熊氏曰聖賢更迭真起姚舜姓似禹姓上体姚虞下法妣氏振綱奉維頭示後世
補註聖賢即中庸序所謂成湯文武皋陶伊傳周召与夫孔子顏曾思孟也綱維皆屬綱大繩之名
戒懼謹独閉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

熊氏曰戒謹恐懼於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防閑百邪操存一誠凡有忿怒嗜欲之私必窒窒懲

治

補註戒懼謹獨見大學中庸閑邪存誠見易乾卦
文言閑防禦也言防禦邪惡使不得入程子曰邪
既閑則誠存矣懲忿窒欲見易損卦大衆懲戒也
上帝實臨其敢或戴屋漏雖隱帝使有愧

熊氏曰有如上天監臨凜乎不敢戴其心暗室屋
漏雖然隱幽寧可使有愧耻者

補註上帝臨汝不愧屋漏見詩大雅大明与柳之
篇屋漏室西北隅也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矣皆擴而克

熊氏曰非礼勿視聽言動此四者皆當克治猶遇
仇敵必期攻退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辟讓礼
之端是非知之端四者既皆發見皆當達而克之
以全此德

補註四非見論語四端見孟子

意必之前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

熊氏曰意度期必一萌於心當先去之如雲之卷
却席之撤去子諒為慈諒讀為良慈良之心油然而
生猶春氣一噓萬物皆萌芽

補註意私意也必見論語子諒見礼記

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々是憂

熊氏曰人於雞犬尚知求之收拾放心可不然乎
人牧牛羊猶以山之萌蘗為憂保羴善心独不然
乎

補註雞犬放則知求牛羊濯之俱見孟子濯之先
潔貞言牛山之木雖伐猶有萌蘗牛羊害之乃先
潔而無草木也

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辟受必辨

熊氏曰一指之羴与肩背之羴何者為貴何者為

賤竹器之飯萬鍾之祿辟受之間亦當辨明

補註一指肩背簞食萬鍾俱見孟子

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熊氏曰克治人欲存羴天理兩用其功彼虞舜果

何人哉豈不可思與之同耶

補註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見孟子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与我此其大者

熊氏曰維茲道心乃万善之宗主上天賦与於我

莫此為大

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不窮

熊氏曰方寸心也收歛於此心之中太極渾全之

理皆在吾身散之事之物之間其妙用有不窮

者

若宝灵龟若奉拱璧念兹在兹其可不克

熊氏曰如宝爱灵龟如持奉贵璧心念於此理在於此其可不篤所念

補註拱璧見老子与拱同念兹在兹见虞书谓思念弗忘克能也

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熟此為先

熊氏曰相惟古之先聖以敬之一字相与傳授所執者甚約所施者甚博當熟行此敬為先

補註相思也

我来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熊氏曰吾願此州曾懷茅塞是憂於是采輯至言以滌肺腑

補註西山時守衆別

明窓槩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熊氏曰明窓之前几案之上於清晝熏一爐之香展開書卷肅然起敬以嚴事我天君天心也君主宰之謂也

補註槩文本也晋王羲之見門生槩几滑淨即書之熏香氣也

性理群書卷之八

建安

熊

剛大

集解

海虞

吳

訥

補註

說

養心亭說

濂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每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

文其居背山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艮心既謝且求說故事以勉熊氏曰此篇言艮心在於寡欲寡而又寡以至於無則至聖人地位矣補註朱子曰誠立謂實理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且乎衆矣

熊氏曰此篇形容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其污真可為花中之君子矣補註濂翁形容蓮花之君子備矣漣者風動水成文之貞潔者萍泥也

元亨利貞說

晦翁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
收以貞藏者心也

熊氏曰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
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之性也元主春生亨主夏
長利主秋收貞主冬藏天之情也元以生物亨以
長物利以遂物貞以成物天之心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以仁愛以
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
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熊氏曰得天德之元亨利貞為仁義禮智人之性
也矣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情也仁而愛
義而惡禮而讓知而知人之心也性乃心之理情
乃心之用心統性情而為之主也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
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
賦與万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
此也

補註朱子曰上天之載每壹每臭其闔闢變化之
體則謂之易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
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也餘解見字訓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体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每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每限量惟其措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每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五行之所以為性與天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故

補註朱子曰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占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故者之一字不可仔細看

孝悌說

或曰程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以仁為孝悌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

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之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補註程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愚謂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故篇內有曰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發而尤切者至篇終乃曰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學字疑析文誤字不敢強解以俟知者

仁說

補註按福州本晦庵大全集以此篇為晦庵
仁說熊本每此篇而以後篇為晦庵仁說今
依福本蓋福本乃晦庵李子在所篇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括貫通每所
不備然一言散之則曰仁而已矣
補註或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
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生之不窮
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枯死矣這是統論仁體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
無不統句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
氣每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
而仁每不包句其發用焉則為愛敬宜別之情而惻
隱之心每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
則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
仁人心也則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
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体
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体而存之則衆善
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
者汲々於求仁也

補註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汲々者急也
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
則此心之体每不在而此心之用每不行也又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
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
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
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
此心也

補註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欤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欤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

不同然其脈絡之通谷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補註程子曰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然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

或曰程子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万物與我為仁之体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欣
補註或問楊龜山曰：萬物与我爲一，其仁之体乎？
曰：然。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四肢之偏痺，
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
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
之所以爲体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
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
貢傳施濟衆之間，与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
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体者，
使人含糊昏緩，而每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
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每沉潛
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
者，蓋習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
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
記其語作仁說。

補註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程
子曰：不仁者，每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孟子
云：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忘指楊氏泛言同体，一助
指謝氏專言知覺。論語曰：仁者樂山，知及之，仁餘。

守之

仁說

南軒

補註按福本晦庵大全集仁說題下註云浙本誤以南軒仁說為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為序仁說今按熊本以此為晦庵仁說即福本所謂誤以南軒仁說為先生仁說者也考之西山詭書記黃氏日抄皆以此篇為南軒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知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且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知也是四者雖

關

於而其理固根於此則体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

一有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

一 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

補註朱子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

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体愛者仁之用程子有

云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

理

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所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柔見於外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

以為体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是豈人之情也哉

補註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裡面過包如四箇物都合在一個物裡面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為殘忍羞惡者變為鄙賤恭敬者變為傲慢是非者變為昏愚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

愛之理素具於性者每所散矣則與天地万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每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体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補註程子曰愛是情仁是性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夫靜而仁義禮智之体具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唯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唯仁者為能恭儉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唯仁者為能知覺而不

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在學者其可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補註延平李氏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處幾私欲消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

觀心說

晦翁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徒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

補註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一而不二謂人止有一心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蓋人心虛灵以之觀物則近自吾身遠而至於天地万物無不有以得其理若徒有物以觀乎心則是復有一心而管束乎

此心也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者也
出令而每所受令也楊氏曰心出令以使百体不
為百体所使也

或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
心知性存心艱性所認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
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
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

補註精一見書操存盡心知性存心艱性見孟子
參前倚衡見論語苗莠朱紫亦見孟子

夫謂人心亦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

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
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
是則信執其中而每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
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

補註危者危殆而不安萌動也微者微妙而難見
奧隱也絀與屈同

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
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
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為得
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去尔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

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

補註且盡之所為格忘仁義之良心見孟子塊然兀坐以守其不用之知覺即佛家坐禪之謂

若盡心之去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去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敬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艱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也

補註盡心知性存心艱性義見孟子集註兩物相持即佛氏以心觀心之謂

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參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每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尔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補註參前倚衡義見論語集註

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執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說口以

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
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
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每惑於斯耶

補註按大全集朱子答南軒書曰以敬為主則內
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之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之矣就使實能
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住乎
儒教之異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々
地便是有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

真心乎於此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也愚
按此書載二先生講論教氏論心之病實與此篇
意同黃氏東谷曰佛氏入中國後論佛教害政治
者惟昌黎為詳論佛學害人心者惟晦庵為至害
政之跡顯而易見害心之實隱而難言詭者其思
之

論

伊川

顏子所好何學論依論語集註節本

補註宋皇祐中胡安定為國子直講出題試
諸生得伊川此論稱賞處以學職時伊川年

十八歲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独称
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曰學以至乎聖
人之道也

補註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聖人之方
法也下文言學之道學之得其道皆此意

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補註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
生出人物

其本也真而備具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補註朱子曰亦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
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一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補註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
本體故此言動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補註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
他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補註朱子曰這一股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

若顏子之非札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載過者則其好之焉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人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補註饒氏曰不遷不貳皆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必每過可貳則至於化而每事於守矣

辨 皇極辨

補註按熊本此辨於其篇首刪去人君以眇然一身履至尊之位及語其仁則極天下之至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等語幾三百字而篇末增多或者疑之等語凡四百餘字今考福浙二本大全集及董氏書纂註真氏語書纂註真氏語書記所載俱每增減因正之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

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
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
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
四外望之所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
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春棟之
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
極者於皇極之義為不近

補註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
也史記武王克殷詢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
陳之九數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

為足而五居中也九疇謂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
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
極也

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
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亦每問其他
但即經文而詭皇為大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
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耿
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
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
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

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悛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至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至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

補註輻車輪中木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漢書云輻輳並進是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蔡氏曰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悛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

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

補註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卜筮即

替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休咎即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福禍即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蔡氏曰入之以三德明之以替疑驗之
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若箕子之言有言曰皇建其有極去者則以言夫人
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去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
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晉則是又

能布此福極而与其民也其曰于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去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
而從其化則是獲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
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每有淫朋人每有^此德
惟皇作極去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
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

補註蔡氏曰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
福之所集也此言皇極君民所相與者如此
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忘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去者則以言夫人君既立極於

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

補註蔡氏曰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念之者不忘之也不恨于極不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愚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念之受之者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

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章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

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言每虐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

補註孔氏曰禬每兄弟之人獨在子之人蔡氏曰禬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懲戒之也有能謂有才智者羞進也

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章于其每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

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
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
陷於不義至其每後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
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每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
唯有惡而每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
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
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
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
於彼者長鞭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補註蔡氏曰富祿之也穀善也人有祿可仰然後
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
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此言祿以與賢必
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
能也

其曰每偏每陂遵王之義每有作好遵王之道每有
作惡遵王之路每偏每黨王道蕩兮每黨每偏王道
平兮每反每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
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
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
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

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
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々平々正直則已歸于極
矣

補註蔡氏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
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蕩々廣
遠也平々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會者合而來也
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体所以使人吟詠而
得其情性者也

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
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
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
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
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
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
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
群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補註蔡氏曰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
迓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

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也謂之王者指其君
長而言尊之之意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人見
大也

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
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
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掌誅虛心
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每一字之可
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
立道之本是以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誤
洪寬大之言因後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

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
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每有毫釐之差亦
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
謹乎至嚴至密之体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
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
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實亂而禍敗隨
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

補註元帝優游史林優游不斷政由恭顯孝宣之
業衰焉代宗姑息史林姑息藩鎮用賊將田承嗣
等為節度馴致唐亡

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
義爲口耳伯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
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
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
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每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
正之者使其患害流千萬也是則豈独孔氏之罪哉
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補註口耳聞而口說也伯規也畢簡也學記伸其
伯畢謂自視簡冊也

規

白鹿洞書院學規

熊本作白鹿洞規
今依大全集正之

程翁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
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喜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誥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

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它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楯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補註云為者云謂言為謂行也

戒

言戒

温公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
鳴鏗句圍熊本無圍字輪句人不以為異也

熊氏曰言之不可不謹也汝不見鐘鼓擊之則其
聲洪大輪人不以為怪輪人司鐘鼓之人也

補註按上林賦日金鼓迭起鏗句圍輪鏗句鐘聲
圍輪鼓聲也周禮天官有鼓人春官有鐘師皆掌
鐘鼓者而無所謂輪人也

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以為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

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也

補註扣擊也不扣而自鳴猶人不曾問而乃與之
言也扣之而不鳴猶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

事神戒

或曰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
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牲牲惟不
欺之為用君子上載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
可得乎

補註迂叟温公自號

雜著

雍行錄

伊川

元豐庚申歲子行雍華間開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
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

熊氏曰比近歸家則此錢已無

補註元豐神宗年號雍即今西安府華即華州北
音秘及也

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予不覺嘆曰
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
一人曰千錢做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
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子曰使人得之則非亡

也而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

熊氏曰席中有二客應聲而言後至一客亦言曰

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

補註三人應聲及次一人後一人即相從開西學
者也

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
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者如此也
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
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体而每用也予因書
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

早死為之泣下

熊氏曰器識謂器足以用世識足以察事

補註器材器識見識有体每用謂最後學者雖勝三人然謂人亡人得又何足嘆故程子又云使人得之則非亡也盖千錢實為有用之物使人得之則獲用於世矣与叔聞先生之言而以其人為不知用也

讀唐志

晦翁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

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二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它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字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此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盖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也但自一身接於万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每所而非文也

補註歐陽子治出於一治出二之言見唐書禮樂志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彙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每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次知不得諱其

責矣然猶若巡顧望而不能每所疑也至於推其遠所以與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体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

補註龜山楊氏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垂世之成法也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謙辭也

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艱德以充其內而汲々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

國之時若中商孫吳之術蘓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
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
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
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每本而不能一出
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
之徒則一以浮華爲上而每實之可言矣雄之本玄
法言蓋亦長楊賦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
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
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每實之文亦每足論矣
補註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孫謂孫武吳謂吳起

術謂刑名兵法也蘓謂蘓秦張謂張儀范謂范雎
蔡謂蔡澤辨謂縱橫辨說也列莊范三子皆有書
屈賦離騷是也陸生謂陸賈嚴安徐樂武帝時曾
上書戰國秦漢諸人自申商而下其著述言後備
見史記漢書宋玉屈原茅子長楊羽獵揚雄所作
二賦亦載漢史

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
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於甚前世
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每實之不足恃
因是頗洩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

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晬仁茂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每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迁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

際蓋未免裂道与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

補註號者呼也陳言諛陳四之說六藝謂六經其徒謂李漢常序韓文行世所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与剽掠潛竊為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皆其序中語詞不已出神祖聖伏見韓公所作樊紹述

墓銘

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言曰治出於一出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蘇若

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考將休，付斯文矣。而又必曰：我之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

補註其徒謂東坡吾老將休，付于斯文，與吾所謂文必與道俱，皆東坡述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語，俱見文集。張侈大也。

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采為一耶。悉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補註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祭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後人都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說

世之學士大夫，指身利害之塗，馳騁而不反，是以空

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
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
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每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
出當如何哉

補註魏公南軒父丞相魏國公也朱子嘗六魏公
好佛敬夫每如之何

跋鄭景元簡

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每述焉
蓋以是為常事也讀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
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字者以持身之方而

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字其所負重乃在於此非若
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
學道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
深潛厚艱力行而每聞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
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
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
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
補註曾子寢疾時事謂召門弟子啓午足告以戰
兢及孟敬子問疾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等語
浮屠世教氏坐亡謂坐死立脫謂立死也

性理群書卷之八終

